

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爱神花园很美，作协有重要文学会议集体合影，有作家接受电视台采访，有报纸杂志要拍摄作家的照片，作家拍新书影，都喜欢选择在爱神花园。

爱神花园在文学青年眼里很神圣，门槛很高。年轻时我没有机会在那里工作，难得去送个稿子见个编辑会很紧张，不知道该穿哪件衣服，焦虑得很。幸运如我，退休后去了那里做点事情，能自由进出爱神花园最让我欣喜。而我第一个办公的房间，据说是全爱神花园最好的房间。那间办公室朝南有一只半圆形向外突出的铸铁阳台像极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约会的阳台。春天时，黄色蓬勃的木香枝条仿佛从天上垂下来，小黄花开得很没心没肺，早晨很多枝条还带着露水，尖端伸出毛茸茸的小爪子，在阳台优美的栏杆上嗖嗖往前爬行，爬上钢窗和外墙。

今年约摸是心情的关系，春天有点姗姗来迟。因疫情在家闷过了冬季，到3月中旬终于可以进爱神花园那天，兴奋地拍了几张花园照片贴朋友圈，女友小蛮看见了，她问木香花开了没有呀。我在园子里抬头望向阳台，木香花一朵都没开，主楼大厅外的爱奥尼柱上缠绕的仍然是枯藤。那天我拿到《收获》做的纪念杯，淡青色杯面上有余华的小说名“活着”两字，心里一咯，联想到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危人群年龄



我孤陋寡闻，要不是采访季林华，还不知道在电脑、激光打印机日新月异的今天，传统打字机仍有大市场，世上硕果仅存的打字机公司就在金山枫泾！

季林华反复说，199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的私营厂印花工；此后，命运被一次偶然的招工机会彻底改写。

偶然中，往往蕴藏着必然。那年，意大利与金山合资建打字机厂。27岁的季林华应聘，成为首批员工。又因工作出色，被选中往意大利培训。

季林华与一名机械专业中专生，分到全自动接机组学技术。第一天，看师傅手工放入零件、脚踏开关焊接，再手放、脚踏……他上机器操作了几圈，停下发问：“如果脚一直踏着开关，会是什么情况？”试了试，开关始终开着，手不停地送，可以最快速度完成任务。运转了近40年的那台机器，还是第一次被驾驭得如此行云流水！意大利老师傅在一旁，为中国徒弟Ji拍手叫好。

随后，设备通通打包，装了二三十个集装箱，整厂搬至上海。师傅姗姗来迟，新厂的焊接部门由Ji把质量关，她放心。开发泰文打字机，也交他负责

太座大人买了一盒桂花，和面和蛋，做成桂花饼，清淡可口。我吃着饼，想起了几句歌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树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这是很久以前听过的歌了。大约在一九八四或八五年，大姑姑从香港带来一台东芝收录机，还带了香盒磁带，一盒邓丽君，一盒奚秀兰。邓丽君很快被人借走，一去不复返了。奚秀兰唱的是各地民歌，其中就有这一首《雨不洒花花不红》。歌词分两段，前面一段是：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下花一蓬，龙不翻身不下雨，

划线，感叹“世界变化太大，六十五岁以上让你活着已要感恩”。

第二周去爱神花园，念着与小蛮的木香花之约，又抬头看，发现木香花已开得星星点点，绿色枝条活泼地飘扬，墙面、柱子上的枯藤钻出绿色小叶子，我拍下春讯存在手机里，告诉自己不要急，疫情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我们留恋的

爱神花园醒了

孔明珠

从前，比如爱神花园那四季繁花，都会回来的。四月头一天，小蛮穿了件大红薄呢风衣如约而至，木香花已在高处开成一团一团，藤蔓遮住半个阳台，枝条上小黄花在跳舞。我带她在爱神花园兜了一圈，艳红的茶花、粉白的海棠、五彩蝴蝶花，还有树上快过气的樱花，刚刚修过的草坪散发出青草汁水的气味，让我们隔着口罩深深呼吸吸浅浅陶醉。红衣小蛮眼睛亮晶晶的，朝向爱奥尼柱上的片片新叶，掂脚尖做了个双手迎送的阿拉贝斯克(Arabesque)经典芭蕾舞动作，好美！我们就势坐到南门廊圆石凳上，脸向着喷泉水池中女神普洛赫雕像，聊着天。

又过了一周，爱神花园真正醒过来了。木香花满开，大蓬大蓬从东南面屋顶披挂下来。喷水池周围的草坪上，酢浆草中密布桃红、雪

键零部件——扇形盘，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

开发缅甸文打字机，曾被业内视为畏途，季林华却签约揽活。那三四个月，为攻克技术难点，他茶饭不思，半夜忽来灵感，找纸笔记下，开车到公司翻看模具，忙到东方既白，拿出三套方案……从此，公司业务顺了起来。

直面2008年金融危机，季林华作出惊人抉择：清洁行业公司收尾，库存变现，夫妻俩在煎熬中等待。四年后，上海三家打字机厂倒闭，只有派顺挺过严冬（还收购了老牌OLYMPIA的全套设备和技术），ROVER打字机远销世界十多个国家。

当年选择这个冷门加偏门的行业，没少听老一辈训斥，“小赤佬，做打字机，死到哪里都不知道！”可季林华“不服气、不斗气，靠本事做生意，争气”。从世界第一台打字机问世至今，传统打字机已走过191年。他看到了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我要一辈子做打字机，把打字机做到极致。”

这个“做到极致”，还包括解决古董打字机的疑难杂症。八旬陈老伯上电视节目“大家帮帮忙”，请求修理父亲当年在英租界报馆当编辑时用的英文打字机。季林华上门一看，那是一战年代英国产的高档打字机。因锈得太牢，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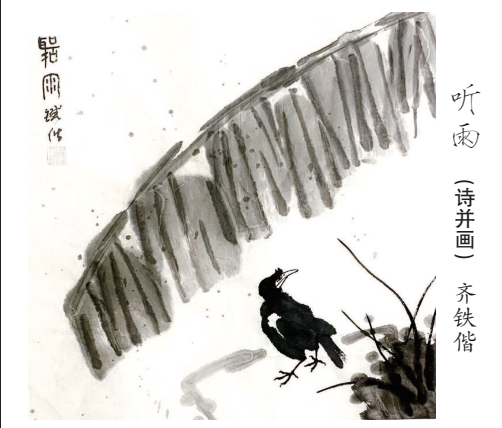
是一眼看到女儿在那里手把槐树张望的样子，一霎时全然明白，不知不觉间，顺口就有这么一问，本是明知故问，更是不问之问。

女儿的回答真叫答得灵巧，也是寻常的灵巧。在女儿家简直就是出自天性。偏偏这一句随口作答，原本是遮掩一下，却又正好明明白白道出了实情：我望槐花几时开，亦是把自己当作了一树槐花，等待着开放的时节。槐花的香气有点特别，不浓不淡，细密，深沉，又有一种北方的木本花的明朗。然而，这是一首云南民歌。不过，从前两段有点脱节的歌词来看，说不定是把不同地方的民歌嫁接起来的。反正，无论南北，娘的关心和女儿的心思都差不多。

青小花，长寿的天竺子艳红。主楼西南面二楼《上海文化》编辑部那个小阳台，已经被攀缘植物的绿叶覆盖到打不开落地窗，跟着长上去的月季花次第开放，深红色、玫瑰色，有的花朵大过拳头相当的肥。5号楼门前那棵漂亮的树，伞型树盖，叶片薄薄，有五个角，这树别名叫五角枫，可学名叫鸡爪槭。铁锈红叶片层层叠叠合在一起顺着风轻轻扇舞，我觉得比满树鲜花优雅，何况铁锈红是我现在年龄最喜欢的颜色了。

猫呢？爱神花园以前有很多自由猫，我不喜欢管貌似无所归属的猫叫野猫或者流浪猫，如果大家都对猫咪态度仁慈的话，来去自由的生活状态是猫们最喜欢的。听说爱神花园隔壁那位爱猫如命的李医生病了很久，她已不能每天到花园里来放猫粮和清水。李医生把所有的退休工资都花在没有家可归的猫身上，她的家门永远敞开，最多的时候有18只猫过去睡觉。

那些猫白天会来爱神花园嬉戏晒太阳，中午我们在食堂用餐，常有人省下半盒酸奶请它们当点心。这些猫都有很好的身材，警惕性颇高。没有人打乒乓球时，它们爱伏在大厅宽阔门廊的乒乓桌上歇息，我常常轻轻地坐到台阶上与猫咪搭讪，拍照，想抱抱它们总归是单相思。好吧猫咪们，春天过去夏天来，看看醒来的爱神花园吧。活着，和人类一起，捡起如往常一般的好日子。



听雨 / 听浙浙沥沥的雨 / 听滴滴答答的雨
每一滴雨 / 都有不同的声音和意思
只有在 / 静得不能再静的时候
才能听出 / 各自的气息和禅意
听雨 / 一如听经

贸然拆卸，只能搬回公司，每天加机油，一周后才拆下摔坏的零件，继续加油，十几天后键盘能动了，才全部清洗、换色带……历时月余，起死回生。

派顺有了求质不求量的底气，2015年开始，只与大公司谈合作。

季林华发现，在发达国家，打字机已从办公用品变成了工艺品。199美元那款，最受家庭主妇追捧，她们爱用粉红、紫、绿等六色打字留便条。美国最大的工艺品连锁店Michaels，第一单就订了7200台。而今年，另一家美国客户是最大的电视购物公司QVC，刚做成一单，装了两个40英寸集装箱，3600台。



那些年中国青年想什么

梁永安

2008年，38岁的英国摄影师阿德里安·菲斯克来到中国，行走12500公里，记录中国青年“在想什么”。他拍摄的人都在16-30岁，方法很简单：给他们一张白纸，静思一下，然后写出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

回答是如此丰富，让菲斯克大为感叹：“来之前有些人告诉我中国人不是很友好。但是到了之后，我发现这里的人们是那么温暖，那么善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西方很不同。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就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我觉得这是很多西方人犯的错误，他们不会开放他们的思想去理解中国人究竟是谁，事实上他们只是需要转换一下交流方式而已。我这么做了，我看见中国人非常积极的一面。”

这并不是说，菲斯克所遇到的中国年轻人都过得幸福快乐，“我们是迷失的一代”“我不想计划自己的未来”“女孩儿们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有房子”“我不想要小孩儿”“我想去巴黎”“如果我有一个妹妹就好了”“没有我的马什么都不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不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形形色色的话，酸甜苦辣，百样声音。菲斯克惊讶于中国青年的坦率，直接怀疑自己“以前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来自哪里？”

很多女性写下的话苦涩凝重。那个写“我不想要小孩”的姑娘，面对镜头流下了眼泪。“她并不想结婚，可是父亲非常想看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她能够找到归宿。在她出嫁的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她说她丈夫是一个不错的人，可是她并不想嫁给他。所以她不要小孩，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小孩承受她曾经承受的一切。”独生子女一代，看上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当生活的坎儿一个个奔来，承受的重压，并不比前辈轻松。

让人感慨的是那个手拿一张白纸的青海女孩儿，19岁，没上过学，是当时中国5000余万文盲中的一员。她已经结婚了，最大的心愿是勤奋打工，多挣点儿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中国失学儿童中大部分是女孩，在没有青春的岁月里，她们默默地存在，无穷地奉献，用简单扛起命运。

很喜欢那个女青年的话：“Eager to Have a Heart Wider than The Universe!”（渴望有一颗比宇宙还宽广的心！）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青春如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无限美好的图景。全球化时代，需要拥抱和热情，一个人是微小的，彼此连接起来，互相温暖，就是美丽的大地和星空。

亲爱的老婆：最近申城温度一路走高，天气不错。天色虽好，却无法出游，甚为可惜。家中情况一切正常。你走之后，收到诸多来自各方的关心。医院方面自不用说，两周内接连收到了瑞金医院党委署名的慰问信和慰问信。你的护士长张老师儿几近每天都在询问家中老小的情况，你们科护士长余老师也经常发

来问候，这些让我备受感动，为国尽力是分内的事，真的当不起这样的关心厚爱。家中你最挂念的必定是小家伙。自你走后，生活规律。每天上午起床早餐后一节汉字课，诗词，认字穿插。下午午睡后一节写字课，经几天磨练数字已写的小有模样。晚餐后自己自觉学习英语片刻。再练习古筝。古筝曲子愈发熟练，得到家中大人一致认可。小家伙无忧无虑，偶尔对我撒娇，拱到怀里嘟囔一句：我想妈妈了。片刻间又春暖花开，嬉笑玩耍。

老爸老妈一切正常。居家不出，照顾孙子不亦乐乎。小家伙除了和你视频，也经常与北京的姥姥姥爷，舅舅阿姨嘻嘻哈哈。

今天下午抱着儿子看抗战电影，儿子问了好多问题。我试图向他描述战争，却引出的小家伙的更多的发问。

出征那一天，远在北京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在别人朋友圈看到了消息后，没敢打扰你，小心翼翼的电话叮嘱我该准备的，该注意的。全家人似乎都默契。

说句实话，我忌怕死亡。尤其是看到死亡数字不断跳动的时候。但在那天夜里，其实更多的是释然。理所当然的一起整理着行装，摒弃杂念，把箱子填满。这是一个彼此位置的互换。

二月九日的一整天几乎都伴随着告别二字。早晨送你到医院，望着医院

你不在，家里很冷清，三只猫也安静了很多。我和猫很好，盼归！

刘瑀